事實類苑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七　君臣知遇（二）

下一卷▶

◆君臣知遇（二）

王元之

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，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，公卻之。後守永陽，閩人鄭褒有文行，徒步謁公，及還，公買一馬遺之。或謗其虧價者，太宗曰：“彼能卻繼遷五十匹，顧肯虧一匹馬價耶？”見澠水燕談。

二

王禹偁，濮州人，生十餘歲，能屬文。太平興國八年，進士及第，補成武主簿，改大理評事，知長州縣。太宗方奬拔文士，聞其名，召拜右拾遺，直史館，賜緋。故事：賜緋者，給銀帶，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。禹偁獻端拱箴以為戒，尋以左司諫知制誥，上嘗稱之，曰：“王禹偁文章，當今天下獨步。”判大理寺，散騎常侍徐鉉為妖巫道安所誣，謫官，禹偁上疏訟之，請反坐尼罪，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，無祿，種蔬自給，徙解州團練副使。上思其才，復召為左正言，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。真宗初即位，召王禹偁於揚州，復知制誥，修太宗實錄。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，落職，出知黃州。州境有二

虎鬬，食其一。冬雷，羣雞夜鳴，禹偁上疏引洪範陳戒，且自劾。上以問司天官，對以守臣任其咎，上乃命移知蘄州。尋召還朝，禹偁已卒。

三

太宗時，禹偁為翰林學士，嘗草繼遷制，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，禹偁以書不如式，卻之。及出守滁州，閩人鄭褒徒步謁，禹偁愛其儒雅，及別，為買一馬。或言買馬虧價者，太宗曰：“彼能卻繼遷五十馬，顧肯虧此價哉？”禹偁之卒，諫議大夫戚綸誄曰：“事上不曲邪，居下不諂佞，見善若己有，嫉惡過仇讎。”世以為知言。祥符中，真宗觀書龍圖閣，得禹偁章奏，嘆美切直，因訪其後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，即召對，擢大理評事。並涑水紀聞。

四

王元之在翰林，太宗恩遇極厚，嘗侍宴瓊林，獨召至御榻顧問。帝語宰臣曰：“王某文章，獨步當代，異日垂名不朽。”故元之有詩云：“瓊林侍遊宴，金口獨褒揚。”見澠水燕談。

杜文正

真宗重禮杜鎬。鎬直龍圖閣，上嘗因沐浴罷，飲上尊酒，封其餘，遣使賜鎬於閣下。鎬素不飲，得賜，喜，飲之至盡，因動舊疾，忽僵不知人。上聞之，驚，步行出至閣下，自調藥飲之，仍詔其子津入侍疾。少頃，鎬稍蘇，見至尊在，欲起，上撫令臥，鎬疾平，然後入宮。方鎬疾亟時，上深自咎責，為由己賜酒致鎬疾也。

楊礪

真宗判開封府，楊礪為府寮，及登儲貳，因為東宮官。即位，為樞密副使。病甚，真宗幸其第問疾，所居在隘巷中，輦不能進。左右請還，上不許，因降輦步至其第，存勞甚至。

二

楊礪，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。在開封府，真宗問礪何年及第，礪唯唯不對，真宗退問左右，然後知之，自悔失問。礪不以科名自伐，由是重之。並涑水紀聞。

董遵誨

董遵誨父宗本，嘗為隨州將，太祖微時，往依宗本，令與遵誨游。常共臂鷹逐兎，小不如意，為遵誨所辱，太祖遂辭去，宗本固留，厚給遣之。即位之初，訪求遵誨，遵誨欲自殺，其妻止之，曰：“等死，亦未晚耳。萬乘之主，豈念舊惡？將因禍致福，豈可測哉？”遵誨感其言，幅巾見於便殿，叩頭請死。上笑曰：“汝昔日豪蕩太過，我方將任汝事。”即命左右掖起，賜冠帶，設食案，賜食上前。語及舊故歡笑，以為通遠軍使，專委一面之事，市租悉以給軍用，不藉於有司。每歲賜予無數，幕府許自辟署，選精甲數千人，隸麾下，不復更代。隔歲以春夏令歸，營省妻子。遵誨至，申嚴邊候，鎮撫蕃部，號令如一，戎族之強盛者，倚為腹心，有謀為寇者，必立以告，發所部襲之，剪滅無譙類。凡再出師，大克捷，党項諸羌，畏威惕息。養馬數千匹，擇其良以入貢，親僕數百人，皆厚給衣食，日夕馳射畋獵，擊鞠呼盧，飲食作鼓吹為樂。羌中動靜，即時知之，朝廷不復西顧。歲時，其親表押馬來獻，上必召問遵誨晨夕所為，擊節大喜曰：“是能快活也。”多解服御衣物珠貝珍異以為賜，遵誨捧之，未嘗不泣下。三數歲一來朝，賜食御前，笑語移晷，賜御膳羊，上樽酒，皆五百數，金帛累萬，復遣去，終太祖朝，不易其任。末年，稍遷羅州刺史，有判官者，因朝廷訪利害，上言通遠軍養兵，每歲轉運使調發內地錢粟，勞費民力，本軍關榷之入，自可市糴給用。上遣錄判官所奏，下本軍，及申約外，計凡歲調如故，不得竊議市租，徙判官於佗郡。遵誨感激流涕，左右皆泣。楊文公談苑。

种放

真宗優禮种放，近世無比。一日，登龍圖閣，放從行，真宗垂手援放臂上，以顧近臣曰：“昔明皇優待李白，御手調羹，今朕以手援放登閣，厚賢之禮，無愧前代矣。”故蔣穎叔薦放姪孫誼云：“放早以逸民，被遇章聖，有握手登樓之眷。”真宗屢欲大用，放固辭，乃止，惜哉！澠水燕談。

張乖崖

乖崖公曰：“吾河曲一書生爾，猥自出身，遭逢聖主。”太平興國中，進士及第，屢親

民政，自太常博士，罷荊湖北路轉運使。入覲時，太宗皇帝御長春殿，召對數刻，上曰：“卿奏事精審可信。”特賜金紫，除虞部郎中，旋授樞密直學士，知益州。面奉聖旨：“西川經賊後，民頗傷殘，不聊生，卿去到後，可便宜行事，欽哉！”君不疑臣，委任至重，乃感恩泣下。到川後，奉詔條之外，事有大可革者，奏後始行。其有從權而合義者，先行後奏，上悉允之，故得展微効，立功名，誠由上信不疑，下讒不入。見忠定公語錄。

二

忠定公為御史中丞，一日，於行香所，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為鄉弟，及他語，鄙甚。錢希白所撰公墓誌云：彈執政之失錯辭者是。公以非所宜言，失大臣體，遂彈奏之。齊賢深以為恨，後於上前短公曰：“張詠本無文，凡有申奏，皆婚家王禹偁代為之。”禹偁前在翰林，作齊賢罷相麻詞，其辭醜詆。及再入中書，禹偁亦再知制誥，故兩欲中傷之。公聞，自辨曰：“臣苦心文學，搢紳莫不知。齊賢以臣假手於人，是掩上之明，誣臣以非罪也。”上曰：“卿平生著述幾多，可進來。”公遂以所著進，上閱於龍圖閣，未竟，賜坐。上曰：“今日暑甚。”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綃金龍扇賜公，且稱文善。公起再拜，乃納扇於几，上曰：“便以賜卿，美今日獻文事。”澠水燕談。

張文定

太祖幸西都肆赦。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，太祖召至便坐，令面陳其事。文定以手畫地，條陳十策，內四說稱旨，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，太祖怒，令武士拽出。及車駕還京，語太宗曰：“我幸西都，唯得一張齊賢耳。我不欲爵之以官，異時汝可收之，使輔汝為相也。”至太宗初即位，放進士榜，必欲置於高等，而有司偶失，掄選第三甲之末，太宗不悅。及注官，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。文定釋褐將作監丞，通判衡州，不十年，果作相。東軒筆錄。

柳仲塗

柳開知潤州，有監兵錢供奉者，亦忠懿之近屬也。乃父方奉朝請，在京師，開乘間來謁，造其書閣，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，詰以誰氏，監兵對曰：“某之女弟也，既笄矣。”柳喜曰：“開喪偶已踰期，願取為繼室。”錢曰：“俟白家君，敢議姻事。”柳曰：“以開之材學，不辱于錢氏之門。”遂強委禽焉，不旬日而遂成禮。錢不之敢拒，走介白其

父，乞上殿面訴柳開，劫取臣女。仁宗問曰：“卿識柳開否？”曰：“不識。”上曰：“真奇傑之士也。卿家可謂得嘉婿矣。吾為卿媒，可乎？”錢父不敢再言，但拜謝而退。見倦遊雜錄。

袁廓

袁廓，梓潼人，敢大言，太祖奇之。太祖即位，遷殿中丞，掌市征，歲中增緡錢數萬，特賜錢百萬。會錢俶納土，詔廓按行府庫倉廩，所至公宴，令別席而坐以寵之。

錢俶

錢俶，太宗即位來朝，宴後苑，泛舟池中。太宗親酌酒以賜俶，俶跪而飲。每貢乘輿服物器玩，制作精妙。遣使脩貢，必羅于庭，焚香再拜。並見范蜀公蒙求。

呂文惠

呂文惠公端使高麗，遇風濤，恍懼間，檣折，舟人大恐，公恬然，讀書若在齋閤時。首台呂文穆相蒙正告老甚切，上宴後苑，作釣魚詩，獨賜公斷章云：“欲餌金鈎深未到，磻溪須問釣魚人。”以首宰屬公，公和進云：“愚臣鈎直難堪用，宜問濠梁結網人。”文穆得謝，果冠台席。見玉壺清話。

趙稹

趙稹，字仲微，單父人。登進士第，累為兵部員外郎，益州路轉運使。真宗謂曰：“遠方之事，朕皆欲聞，一一奏來，朕當為卿行之。”故稹至蜀，奏利害最詳。及後，益州闕守，乃自三司鹽鐵副使，授諫議大夫、集賢院學士、知益州。天聖中，以工部侍郎知并州，廻，上殿奏事，上曰：“先帝時，嘗詔益州市錦六千匹，時有姓趙者知州，止市千匹，還是卿否？”稹曰：“是。”上曰：“卿如此恤民，誠是至公。嘗聞先帝言，卿朴厚可任。”未幾，為刑部侍郎、樞密副使，以先帝所委臣故也。見本朝名臣傳。

晏元獻

晏元獻公為童子時，張文節薦之於朝廷，召至闕下，適值御試進士，便令公就試題，曰：

“臣十日前，已作此賦，有賦草尚在，乞別命題。”上極愛其不隱。及為館職，時天下無事，許臣寮擇勝燕飲，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，各為燕集，以至市樓酒肆，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。公是時貧甚，不能出，獨家居，與昆弟講習。一日選東宮官，忽自中批除晏殊，執政莫諭所因。次日進覆，上諭之曰：“近聞館閣臣寮，無不嬉遊燕賞，彌日繼夕。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，如此謹厚，正可為東宮官。”公既受命得對，上面諭除授之意，公語言質野，則曰：“臣非不樂燕遊者，直以貧，無可為之具。臣若有錢，亦須往，但無錢，不能出耳。”上益嘉其誠實，知事君體，眷注日深，仁宗卒至大用。見筆談。

晁迥

大中祥符元年冬，行升中之禮，駐蹕岱宗。晁迥當草赦書之詞，例先進呈裁定。准舊儀，學士當直日，或遇宣召，即繫鞋以赴，上戴帽子見之。迥自忖度，今皇上以封祀大禮，方在致齋之中，必加嚴肅，不同常時，乃盛服秉笏造行宮門。有中使入奏，俄出報云：“上適問之，聞學士穿執，遽起入內矣，可止此祗侯。”暨中使復入，迥佇立移晷，中使來召，引至幄次，而上已改御巾幘而坐。起居訖，升詣帝所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進呈詞稿，省覽稱善，怡顏撫問，有加常等。既而賜坐，令飲茶而退。“茶”字注解云：春藏葉，可以為飲。古人詩云：“或吟詩一章，或飲茶一甌。”因思古之帝王，優禮節行之臣，不冠不見，則有之矣。內愧孱瑣，何以當聖君體貌之重乎？茲惟先皇帝恭己待士之德，發自於清衷而然也。

二

大中祥符、天禧之間忘其年月，暮春之月，閤門傳宣布告，令赴池苑游宴之會。法從既集，俄而陰雲興，密雨降，有詔罷後苑之游。上賜宴飲，上御承明殿，面北而坐，預侍坐者翼列如儀。既而執事之臣，捧金盤進名花，有牡丹重沓千房者，并諸奇花，首置御坐前，餘皆散布諸臣彫俎之上。內臣先供奉至尊，戴御花，以及親賢宰執亦如之，以次諸臣，皆自戴焉。上忽乃眷西顧，宣言曰：“與學士戴花。”內庭侍從，惟學士多不名呼。俄有中使數人遽至，與迥及一二同僚戴之，觀者無不竦動也。前代加寵詞臣，有以寶裝方丈賜食於前，則嘗聞之矣。豈謂親承日月之照，待以王公之禮，何幸會之深歟！

三

大中祥符、天禧之間忘其年月日，迥當宿直，方甲夜，奉召赴內東門，上御面東閤子坐。

起居訖，升進次，宣索坐物，執事者疊青墩於御坐之東北隅，方命坐，而上語及，遽起側立以聽焉。示諭令草詔，今忘其所詔之事。恭受宸旨畢，命復坐，飲茶而退。卻行纔踰閾，上宣言曰：“將蠟燭與學士照路。”俄有中使就御前拔取列置密炬之一，其圍徑甚大，中使執之前引，出內東門，付於本院引接人吏。古之賜金蓮燭，其若是乎？上周知故事，善視邇臣，多此類也。並金坡遺事。

王文正

上宣諭曰：“朕尹京日，卿弟旭宰屬邑，有廉幹之稱，可委以繁使。”公對曰：“臣待罪宰府，恐公議非便。”上曰：“前代父子兄弟，並處貴位者多，不可以卿故，滯其才。”公曰：“今省府迺士人要職，若於平進遷擢，又得孤寒者一人。臣弟陛下知名，望它日出於宸衷，且乞一閑局。”遂判吏部南曹。公歸，喜語弟曰：“上知爾之才，必有任使。”而終不言所得之旨，翌日被命乃知。銓管人引對，上見公弟，賜與緋魚，公因對敍感，上曰：“不知尚著綠，朕失照管。”

二

王沂公曾、張文節知白、陳彭年，參預政事，因白公，曾等拔擢至此，亦公之力，然願有裨補。公曰：“願聞其說。”沂公等曰：“每奏事，其間亦有不經上覽，公但批旨奉行，恐人言之，以為不可。”公遜謝而已。一日奏對，公退，諸公留身，上已驚曰：“有何事，不與王某同來？”諸公以前說聞於上，上曰：“誰所行？”諸公曰：“皆公。”上曰：“王某在朕左右多年，朕察之無毫髮之私。自東封後，朕諭王某，令小事可一面奉行，卿等當謹奉之。”退而謝於公曰：“上之委遇，非曾等所知也。”公曰：“向蒙諭及，不可自言曾得上旨，今後更賴諸公規益。”文正公每休暇，多與二府往還，萊公出鎮，會宿私第，翌朝，上顧公曰：“昨日知有客甚歡，朝廷無事，大臣和睦，誠可喜也。”

三

上宣示公曰：“聞卿居第甚陋，朕密令計之，官為修營，其間更繫卿意增損之。”公頓首曰：“臣所居，乃先父舊廬，當日止庇風雨，臣今葺過已甚矣，每思先父，常有愧色，豈更煩朝廷？”上再三諭之，公力辭，乃止。並見名臣遺事。

禮遇詞臣

真宗好文，待遇學士尤重，王欽若召見最頻，其後晁迥、李宗諤、陳彭年、王曾、李維數人，皆被恩遇。惟演再入院，天禧四年間，屢蒙召對，或龍圖閣、滋福殿、承明殿，洎宣和門之北閤子，皆從容賜坐，移刻而出，其言議及奏對，此略而不書。又常令中使密至院門，詢吏云：“今日誰直？”然後召之。見金坡遺事。

御書碑額

仁宗天縱多能，尤精書學，凡宮殿門觀，多帝飛白題榜，勳賢神道，率賜篆螭首。王曾之碑曰“旌賢”，寇準曰“旌忠”，李迪曰“遺直”，晏殊曰“舊學”，丁度曰“崇儒”，王旦曰“全德元老”，文彥博父均曰“教忠積慶”，李用和曰“親賢”，范仲淹曰“褒賢”，曹利用曰“旌功”，呂夷簡曰“懷忠”，張士遜曰“舊德”，狄青曰“旌忠元勳”，其餘不可悉紀。或云：初，王子融守河中，模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，仁宗乃賜文正碑曰“旌賢”。大臣碑額賜篆，蓋始於此。其後英廟、神考，亦屢有賜者。澠水燕談。